

战争

第二部

〔苏〕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林译 甘霖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47-2/52
233
二
C-2

战争

第二部

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 林译 甘 霖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Стаднюк И.Ф.
Война
Воен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81

封面题字：沈 鹏

封面设计：平 原

战 争
(第二部)

〔苏〕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 林 译 甘 霖 校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9.5印张 2插页 205千字

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0册 定价0.83元

如果有人预言：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罗曼诺夫最近将会烦恼缠身，路遇坎坷，那他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这个十分严肃和思维健全的人就一定会认为，这个预言家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然而，事情毕竟发生了，已无可挽回了，因为往事是不可追的。

开头一切如常：他那唯一的儿子别佳，去年因病被海军学校一年级除名，待身体明显好转后，如所预料的，他又一心一意地要回海军去。驰骋海洋，这几乎是他就从孩提时代起就已向往的崇高理想。在这一点上也显出了母亲的影响：她的家族在俄国海军史上渊源久长，据阿伊达说，就连充满传奇色彩的海军上将纳希莫夫也属于这个家族的一支。

阿伊达决定帮助儿子重返海上生涯，她从她任外科医生的那所军医院请了假后，便匆忙地开始准备去列宁格勒。在动身前夕，她向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断然说：“你做父亲的得和我们一道去！办别佳的事，你比谁都更容易些。”

最近几年，他们在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大城市定居。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罗曼诺夫在这里有一个显赫的职位，他是一家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的总工程师。就在这几天，厂里正在进行轰炸机新型发动机批量生产前的最后试验。总工程师罗曼诺

夫当然不可能离开，况且又是私事。但是，阿伊达对他的话连听也不想听，说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有副职和助手，可儿子的命运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猜度，妻子的坚持是另有原因，她不愿意丈夫一个人留下，因为阿伊达不久前耳闻，有人看到：一天晚上她的丈夫在剧院附近让一个年轻的女演员坐进自己因公使用的汽车里。这确有其事。六月初，他们一伙男同事在厂长的别墅里聚会玩扑克。一局接着一局打下去，坐了很久。有一位牌客，就是那位女演员的丈夫头一个猛然醒悟，说太晚了，妻子在剧院等他。于是，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答应给这位同志帮忙，把车开到剧院，然后把他们俩送回家去。

第二天，阿伊达看到下班回来的丈夫，双眉紧蹙，一言不发。他好不容易才弄清了她不悦的原因，笑着说了事情的原委。阿伊达似乎是相信了他，但又以嘲笑的口吻威胁说：

“亲爱的，你要明白，我是外科医生。我一旦发现你不忠就揭发，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听了这个“玩笑”，就象打了个寒噤一样耸了耸肩膀。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总要想个出路，要么非去列宁格勒不可，要么不能丢下工厂不管。他去见厂长，厂长在如此紧张的节骨眼上当然下不了决心放总工程师走，他爱莫能助。在他们谈话的当儿，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胡林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厂长回答了他的问题以后，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横下心来接电话。人民委员听了他的请求，始而惊讶，继而严厉地说：

“现在，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都是宝贵的！工厂就要批量生产新型发动机！而总工程师却不在场！这

是犯罪行为！……”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哑口无言，走出了厂长办公室，在接待室里遇到了阿伊达。她从他那垂头丧气的样子就明白了一切。她一言未发，去见厂长。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横下了心，匆忙向车间走去，躲开这个是非之地。车间里一片嘈杂，大家在找他，要他去接电话。电话是厂长打来的。

“算啦，没有你，我们对付着干吧。”他声调阴沉地说，“准你溜出去一个星期，只是别让任何一个活人看见……懂了吗？……”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的列宁格勒之行，是祸是福，尚难预料，他并不想在那里重温他的少年时光，同奥连卡……同奥尔加·华西里耶夫娜·丘马科娃重逢……

一切恍若隔世。早在一九二〇年的时候，他同她，同未婚妻离别，动身上前线，后来得知，奥莉娅背叛了向他许下的山盟海誓，嫁给了一个叫费多尔·丘马科夫的人，一个年轻的骑兵指挥员、“院士”，是尼尔·伊格纳托维奇·罗曼诺夫的高才弟子。谢尔盖从前线回来后，象野兽一般在莫斯科梭巡，手里攥着放在衣兜里的纳甘式手枪的扳机，燃烧着复仇的欲望，要寻找奥莉娅和她的丈夫，无情地就地解决他们。但是，费多尔·丘马科夫离开学院到遥远的边疆去实习，把自己年轻的妻子也带走了。

谢尔盖·罗曼诺夫内心十分痛苦，久久不能排解。而当恢复了平衡的时候，他听从了有远见卓识的尼尔·伊格纳托维奇·罗曼诺夫的忠告，从大学转到工程经济学院，以便将来不是当物理和数学教员，而是当一个大有作为的工程师。

他对奥尔加难以忍受的报复愿望，刻骨铭心的妒意和屈辱，似乎使他增添了力量。他发狠学习，同时参加科研发明小组活

动，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要设计一台震惊世界的发动机，并且发动机的设计师的声誉要传到奥尔加的耳边……

时光的流逝，青春的活力，是医治爱情创伤的良药。如果学业紧张，有了新的朋友，如果科研小组的技术探索真的使人废寝忘食，如果心房又为新的爱情而颤抖呢；他遇上了阿伊达。谢尔盖觉得，他好象终于从沉疴之中解脱出来了。

从那时起，又度过几多春秋。他早就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青年时代的初恋，那种火热的、使人胆战心惊的情感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淡薄了，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每当忆起这桩往事，总是有点忧郁和伤感，不过这种情形已越来越少了。一想起奥尔加，他总是有一种高傲的讥嘲之感，他不知为什么在想：在遥远的驻防地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常年的困陋就简，家庭主妇的操劳，已使她筋疲力竭，痛苦不堪，使她俗不可耐，脱离了文化，脱离了过去高尚的情趣，奥尔加现已成为胖大婶了，变丑了，变蠢了，天晓得变成什么样子了。无论如何，几年前他到莫斯科出差，去拜访尼尔·伊格纳托维奇·罗曼诺夫时，从索菲娅·韦尼阿米诺夫娜那里听到关于她外甥女一鳞半爪的消息，就是得出这个印象的。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的心中还隐隐约约地有一种要见奥尔加的愿望，但理智又向他提示另一个想法，最好别见面，就在记忆里保存着宛如奇妙的童话中那个遥远的、两颊绯红的可爱少女吧，她有着深蓝色的迷人的眼睛，和悦而快活的笑容，那条无时无刻不在飞舞着的辫子，那样柔和得出奇的声音，以致每当忆起这声音的时候，心就紧缩起来。是啊，就让她那可爱的、有点儿模糊的形象保留在他心中吧，就让这初恋和初尝辛酸的愉快的回忆保留下来吧，他担心，一旦看到奥莉娅红颜憔悴，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他心中隐藏的这些东西会化为

齏粉……

瞧，在涅瓦大街上意外相逢……我的天哪，他好象如梦初醒，从一个漫长而枯燥的梦中，终于回到了色彩绚丽而充满希望的生活中来。他无法理解发生的事情，况且在激动中无法陷入深思。他看着面前的奥莉娅，这就是那个不投缘的、差不多忘掉的奥连卡，为了她，他曾准备和父母决裂，和自己决裂，他准备做她的影子，做她的奴隶，这就是当年的奥莉娅，他的未婚妻，只是更加美丽了，焕发出女性的全部魅力。他怀着不可言喻的欣喜望着她快活的眼睛，望着她泛着红晕的这张世界上最美的脸，感到他身上过去那些根本就没消失、没熄灭的情感，又沸腾起来了。

他的妻子站在身旁，用警觉的眼神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女人。他向阿伊达介绍奥尔加，说她是亲戚。这也是实情：奥莉娅是尼尔·伊格纳托维奇·罗曼诺夫妻子的外甥女。

他和奥尔加分手时，接受了她的邀请，星期天到她家做客。从那一时刻起，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就什么也不能多想了。理智提醒他，复苏的爱情会使他做蠢事。他知道，奥尔加不是那种百无聊赖的婆娘，他也不是翩翩少年，已是四十岁开外的人了，但他毕竟无力抗拒情感的诱惑，直到现在才明白，他对奥尔加的思念一直在潜伏着，这些年来折磨着他，而记忆却在牢牢地珍藏着那些遥远的初春和仲夏，那时他们心心相印，她成了他的未婚妻……不知为什么，他相信，眼前的一切正象他希望和决定的那样。要知道，往事没有白白地复苏，而是同已经勃发和燃烧起来的新东西激烈地融合在一起了……而她，奥尔加又怎么样呢？她那闪光的眼神，她的微笑，她的充满喜悦的声调，都是不无缘由的。

他当时又惊又喜。他怕回答眼前的问题。不，他渴望的已经不是报复了，使他无以自拔的也不是那被践踏的自尊心了，这种情感早已成为过去。他现在的痛苦是旧病复发，这种病在他这个年龄是不易康复的。已不可能指望得到挽救自己的东西了，虽然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在生活中每当遭受困难的时候，总能逢凶化吉。也许，在拜访奥尔加一家时，还可能有一线希望。他想，在同她的丈夫丘马科夫将军结识之后，那种男子汉互相敬重和安守本分的感情可能会占上风，压倒其它情感。但费多尔·克谢诺丰托维奇出其不意地到白俄罗斯西部什么地方去了。拜访丘马科夫一家之所以未成，还因为在星期六傍晚，奥尔加给罗曼诺夫一家下榻的“欧洲”旅馆打来了电话，通告了尼尔·伊格纳托维奇·罗曼诺夫去世的沉痛消息。当晚，她就和女儿伊琳娜去莫斯科了。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茫然若失，没放下话筒，就开始央求阿伊达和他一道去参加葬礼，虽然他明明知道，她由于儿子的事情不可能去。要是在别的时候，他自己也不会去参加这样远支亲属的葬礼的，尽管他深深崇敬罗曼诺夫将军，这位他们姓氏中最杰出的代表。但现在……他的心颤抖了一下，听到这位远非陌生人去世后，他的悼念之情中毕竟还掺杂一点虚情假意，就是他有可能会和奥尔加消磨一段时间。

就这样，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以自己前所未有的对已故尼尔·伊格纳托维奇的深情厚意，难为了一下阿伊达之后，偃动身去火车站了。

坐上火车，目睹奥尔加的悲戚和涕泪交流，他感到自己很低下。他无地自容，有愧于留在列宁格勒的阿伊达，因为她真的被丈夫的悲伤所打动，甚至哭了，悄悄地把镇静药片放在他的上衣

兜里。在软席车厢内同奥尔加对坐，他担心，她会突然看破他的莫斯科之行的真正动机……他缄默、忧郁，被良心和不祥的预感所困扰。他们没有谈往事，彼此也没有用闲话打乱各自的心境，虽则房间里只有他们三人。奥尔加的女儿——年轻漂亮的伊林娜默默地坐在打开的车窗边，想着自己的心事，目不转睛地望着车厢外闪着蓝光的白夜。

奥尔加为故去的尼尔·伊格纳托维奇和孤寡的索菲娅·韦尼阿米诺夫娜悲伤，忆起了他们的养育之恩。而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越来越为心灵上积压的阴霾而苦恼。早晨，他们走出车厢，奥尔加注意到他的脸一夜之间变得黧黑、削瘦，她挽起他的手，象对孩子那样以动人的亲切声音说：

“亲爱的谢廖任卡，你为什么这样悲伤？……有什么办法呢？老天保佑，尼尔·伊格纳托维奇已经活够天年了！……”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羞愧得淌出了眼泪，与此同时，奥尔加的话里还透着一股对他的怜悯，她的声音对他来说是格外的温柔，这就使他再次不甘屈服，燃起了他未曾平静过热情。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是听天由命了，他想，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他清醒了。看来，他已准备去做任何蠢事，去做下流污浊的事情，去建立功勋，去战死沙场。甚至在安葬尼尔·伊格纳托维奇的时候，他那双燃烧着喜悦的眼睛也没有离开过奥尔加，没离开过她那蒙着黑纱巾的惨白而又动人的脸庞。她的双颊深陷，只是偶尔才抬起她那悲哀而迷惘的目光。当与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的目光相遇时，她的眼睛微微闪亮，他看到她目光中的责备。她似乎在尽力安慰他，小心翼翼地求他别那样看她，别痛苦，别烦恼。她好象已开始有所察觉……

在瓦冈科夫墓地，她搀扶着年迈的、完全衰萎的索菲娅·韦

尼阿米诺夫娜，后者好象不明白身在何处，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太婆那黯淡的眼神平静地看着前方，似乎在尽量回忆什么。

在墓地上，在葱茏的、长满鲜花的墓地山丘上空，当响起了红军仪仗队的枪声时，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这才注意到，参加葬礼的高级军事首长没来一个。这使他惊异和伤感。想去问问那位红脸膛的中校，此人站在奥尔加的女儿伊林娜的身边，他不断用手抚平额上一络油光闪闪的头发，这络头发盖着他那粉红色的秃顶。突然，他听到后面两个男人在交谈：

“可能是谣言吧。”一个人没有把握地说。

“不，不是谣言。”另一个声音显得忧心忡忡，“莫洛托夫发表了广播演说，战争！”

“战争？！”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猛地转向交谈者。

“不错，是战争。”红脸膛的中校（这就是卢卡托夫）沉静地搭腔，一边又有礼貌地略微推开伊林娜，给晚来送花圈的人让路。然后，看了一下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好象独有他一个人知道实情，他戴上军帽，解释说，“今天拂晓，德国人已发动进攻……”

这可怕的消息起初并没有使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感到惶恐。他兴奋地想着西部边境，并轻蔑地想着，德国人要让红军在夏天打仗了，必须敲打他们，追到柏林，或者更远些……又萌发了一种虚荣感：现在新型航空发动机要真正表现自己的生命了，他在发动机上可倾注了不少心血！

想到发动机，打了一个寒噤。甚至额头上都冒出了汗珠：战争开始了，工厂要源源不断地生产新型轰炸机的发动机，而总工程师却在外游荡……这是要上法庭的！应当即刻给厂长打个电话。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有一段时间没看奥尔加。待他回过头来时，看到她在伊林娜和卢卡托夫中校中间用小手帕捂着眼睛，无声地抽泣。他走到她身边，忧伤地说：

“奥莉娅，我该走了。战争……”

“我知道。”奥尔加困难地说，啜泣使她声噎舌塞。“我的费佳，可能已在战斗。”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这时才想起，丘马科夫将军到边境去了……他用不安的眼神久久地看着泪流满面的奥尔加。

“我以后打电话给索菲娅·韦尼阿米诺夫娜。”说完，他就消失在渐渐稀少的、突然匆忙离去的人群中。

他来到“莫斯科”旅馆，上到五层，这是他们的航空公司为频繁来往的代表们包下的一大套三间的房间，由该层楼的值班员那里取了钥匙，走进空荡荡的屋里。

在办公室里，他坐在电话机旁，看到那个熟悉的记事本。在打开的扉页上，不知是谁的潦草的笔迹，写的是：“哪位看到总工程师罗曼诺夫，请转告他，即刻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胡林那里。”日期署的是：“六月二十一日”。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没立即弄懂，这个便条指的就是他。再读了一遍。当终于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他慌了，除了阿伊达，谁也不知他由列宁格勒来到莫斯科……出了什么事？人民委员为什么要找他？也许是有人报告，说他罗曼诺夫，不听他的指示？这一切都同今天爆发的战争有关联吗？

在别的时候，遇到这种摸不着头脑的情形，他就一定去寻找各种事情中的关键环节：拨电话给阿伊达，再给厂长打个电话，在胸有成竹之后，再去聆听人民委员的训斥。但现在战争！……他不久前心中的烦恼，对奥尔加再度燃起的爱情，这一

切蓦地黯淡了，退居一旁，因为战争已来临，而他，国防企业的总工程师，居然在这个时候不在他的战斗岗位上。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把电话移近身边，果断地拨动人民委员沙胡林接待室的号码，他准备费一番唇舌来解释，也许自己还要准备接受不轻松的后果。但听到一连串的嘟嘟声，接待室电话占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放下电话筒，问自己。他仿佛已见到人民委员，他魁梧、结实，一张诚实的圆脸上泛着轻松的微笑。不久前，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在部务委员会上报告说，他们的企业准备批量生产新型轰炸机发动机。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沙胡林的微笑特别亲切，是那樣的鼓舞人心，这微笑似乎也浮现在他浅灰的、几乎是淡蓝色的眼睛里，这是一双好奇、严峻，包含着对事业的自信，包含着孜孜不倦和坚定不移的性质的眼睛。现在，人民委员见面会是怎样一种态度呢？他象是看到，沙胡林不再微笑了，而是代之以严厉，严厉之中仍是那股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劲头。

怎么，他，罗曼诺夫竟然违犯禁令，擅离职守。不过，工作倒是交到可靠的人手里了。他的副职现在可能已成为总工程师了。当时，沙胡林向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下的就是这种命令，当任命他到这个岗位时就说过：“到那里准备交班，还要调你回莫斯科。”

也许，莫斯科这里又真的需要他了？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在航空制造业中间名声是很大的。当初，阿列克赛·沙胡林还不敢奢望人民委员的高位，在茹科夫斯基学院任科研部部长的时候，工程师罗曼诺夫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而且在赫赫成果中也是不甘居末位的。沙胡林心如明镜，罗曼诺夫在工程制造，

特别是发动机制造的广阔天地里一向是颇为自信的，虽然这是一个狡狴而令人迷惘的领域。他善于用自己的见解去鼓舞战友，而且善于向未知数大胆试探。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在心里同人民委员辩解，同时又很恼火，这恼火显然压制了他的烦躁。于是，他又果断地走近电话机，但突然象被烫着一样吃惊地把手缩回，因为就在这时刺耳的电话铃响了。

这是阿伊达从列宁格勒打来的电话。原来，她已经知道丈夫的事情了，工厂厂长向“欧洲”旅馆给她的房间拨通了电话，说即刻召回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由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任用。厂长知道，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已离开列宁格勒去莫斯科参加罗曼诺夫教授的葬礼，答应通过电话在莫斯科找他。现在，阿伊达想知道，厂长找到了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没有，还反复要求他立即来列宁格勒，以便尽快把别佳安排到军校去。就是这些。没有任何麻烦事情。

不过，人民委员部的领导要把他安排到哪里去呢？……

2

过了半小时，罗曼诺夫已经去过了干部部。那里告诉他，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推荐他担任航空工厂的厂长，但是哪个厂子，无从得知。战争爆发以来，形势急转直下，头绪纷繁，要在当天就得到人民委员的接见，是不可能的。根据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的请求，总算批准他离开莫斯科一个星期，去安排私事，

但有一个条件：他每天得向给他安排工作的主管干部通电话。

谢尔盖动身去列宁格勒，甚至都没有打电话给奥尔加告别。他感到心头的重负稍微减轻了些。他到列宁格勒安排好别佳的事，然后就同阿伊达回莫斯科，再从这里送她回家。而奥尔加到那时候也会离开莫斯科的。一切到此结束。而那里又是新的操劳，天天如是的繁重工作。在他们的圈子里有一种看法，一旦领导一个航空企业，这就无异于跻身于受苦受难的圣徒之列，下级对他们是五体投地，诚惶诚恐，而上级、检查者、收货者总要从他们身上扒七层皮。一切全在厂长有没有精力和智慧，他不仅要作计划，而且要把事情办好，工厂的产品应该按照设计意图，让飞行员在天空升得高，飞得远，还要十拿九稳地降落到地上，就是说，工厂的产品要牢固、耐用、好操作。如果空军告了状，那你就碰上灾星了：省委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乃至斯大林办公室就要唯你是问……

第二天，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已经到了列宁格勒，开始到海军领导机关登门求情，让他们收留别佳。大家都忙于同战争有关的急迫事务，有的人推托了事，有的火冒三丈，要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去找就近的兵役局，让儿子当志愿兵去前线。阿伊达煞费苦心，终于无效。正当一切希望几乎都落空的时候，突然他们所在的旅馆房间响起电话铃声。阿伊达拿起电话，听到奥尔加·华西里耶夫娜·丘马科娃的声音。

“你们来啦？”阿伊达喜上眉梢，想起奥尔加曾答应通过她丈夫帮助别佳去军校。

“我来啦，要办点事，再回莫斯科。您的没良心的谢廖沙在哪儿？”

“在这里。”

“他怎么不害羞！您怎么能和这样不懂礼貌的粗鲁人一块生活？尼尔·伊格纳托维奇的葬礼结束后，他就无影无踪了！……既不通个电话，也不打个招呼。而我们在尼尔·伊格纳托维奇的丧事之后，又埋葬了索菲娅·韦尼阿米诺夫娜……您想想，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遇到多少烦恼，受了多大罪？……边境上正在打仗，现在谁还会来管老太太的死呢！……”

阿伊达放下电话，就向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大发雷霆：

“你怎么不去参加尼尔·伊格纳托维奇的追悼会？！你为什么离开莫斯科时不给这位精明的女人打个电话？为什么不关心索菲娅·韦尼阿米诺夫娜的身体？你怎么不害臊！现在你怎么对得起奥尔加？！”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对妻子的责备心悦诚服，她说的每一个字，他都同意。

很快，奥尔加·华西里耶夫娜自己也来了，她来到旅馆房间，就象射进了早晨的阳光，带来了沁人心脾的清新。她亲切地看了看阿伊达，吻了她的嘴唇，飞快地把自己的面颊碰了碰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的面颊，散发出一股柔和的香水味，用手摸了摸别佳额头上那络硬头发，若有所思地翻看着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复制品画册，一边踱着步，一边谈起正事来：

“别佳的事还没结果吗？……好办！”她立即走到电话机旁，象个女学生一样坐在椅子旁边。

她忽而向某人说，战争也不能解脱友谊的义务，忽而妩媚地央求某人，忽而又同某人有点撒娇撒痴的样子，还向阿伊达煞有介事地挤挤眼。而阿伊达兴奋的眼神始终没有离开她。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走进旁边的房间，怀着幸福的忧郁心情，透过窗子望着街心花园的绿荫，他听说，这里将要竖起一

座普希金纪念碑。他想，无论是天才的诗人、伟大的先哲，还是威名赫赫的将帅，他们谁都不能摆脱世界上这种最神圣、最不朽的情感——爱情。他又想道，此刻奥尔加的出现，岂非天意，命运之手不采纳他的决定，为了这严峻的时代，为了公民的义务而放弃复苏的青年时代的爱情，这爱情尚未消逝，还在使人迷惑不解，倍受折磨。

过了几天，别佳容光焕发，豪情满怀，他被调到海军学校某分队。而他们——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阿伊达和奥尔加，则坐上拥挤不堪的火车去莫斯科。三个人好不容易才在包厢车厢里找到一席之地。

这是一个紧张不安之夜。火车无论是进站停下来，还是在运行中，时时可以听到可怕的炸弹爆炸声，从窗内不时看到，探照灯如剑的光芒急速划破夜空，急逝而去的金色曳光弹钻向高空，高射炮弹爆炸时绽开一片片刺眼的火光。但，从车窗里向外看，战争似乎还没有完全成为现实。

走过不少车站之后，奥尔加·华西里耶夫娜把阿伊达叫进车厢里，让她坐在座位上休息一下，而自己挤到走廊里去，靠窗口站着。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感到她肩膀的触及，闻到熟悉的香水味，不由自主地深深叹口气，象在呻吟。奥尔加听到他的叹息，她的肩膀更近地靠拢他，亲切地说：

“谢廖任卡，别这样绝望。”她的话里同时带点微可觉察的讥讽意味。

“难道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吗？”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没觉出讥讽的口气，斜瞥了一下奥尔加，甚至在夜暗中也看得清她那秀丽的、细嫩得出奇的脸颊和那双闪光的大眼睛。

他等着她答话，她执拗地沉默着，好象并不是有意以沉默来